

肖复华 著

网 会 告 诉 你

经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生代文学丛书/肖复华等著· -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6.10

ISBN 7-80127-193-9

I. 中… II. 肖… III. 报告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988 号

责任编辑: 诸 同 木 每

封面设计: 欣 致

中生代文学丛书

肖复华 等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 277 号经济日报出版社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徐水冀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37 印张 819 千字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27-193-9/Z·7 全套定价:50.00 元
每册定价:10.00 元

目 录

第一辑

石油遐想录.....	(3)
走向井架.....	(9)
柴达木的风	(14)
柴达木的湖	(18)
情满戈壁	(22)
帐篷绳	(29)
肖复兴和柴达木	(32)
塔里木魂	(38)
西征天涯人未还	(51)
局长与编辑	(58)
又见铝盔	(61)
一脸阳光	(65)
赢得温暖	(67)
男人的柴达木	(70)
杀猪记	(73)
我们的柴达木就像画一般	(78)
倒挂金钟和倒淌河的启迪	(81)
新疆石油战区断想	(83)
黄河从心头流过	(86)
哦，赛什腾花	(89)
金不换的戈壁梦	(95)

第二辑

风会告诉你·····	(103)
狂飙放歌·····	(105)
魂灵之间·····	(111)
寻找阿吉·····	(116)
烟·····	(118)
两个苹果·····	(122)
永远的春天·····	(125)
老沈，我们记着你·····	(129)
西去的路上他不再回首·····	(133)
驼峰坟·····	(136)
童心无忌·····	(140)
我们不曾失约·····	(144)
绿春联·····	(151)
面对草堂·····	(154)

第三辑

生命与诗·····	(159)
不老的老人·····	(162)
家乡行·····	(168)
落叶松·····	(176)
接站·····	(179)
思念足球·····	(184)
永远的敬礼·····	(188)
吃饭杂想·····	(193)

这笔这纸这戈壁·····	(196)
重新抖擞生命·····	(199)
“上帝风车”不停地转动·····	(203)
戈壁星·····	(208)
一尊塑像·····	(211)
什么时候再踢一场球·····	(213)
鲜花，在戈壁盛开·····	(217)
绿色的纪念·····	(221)
北京味儿·····	(224)
重新点燃生命·····	(227)
后记·····	(230)

第一辑

石油遐想录

宇宙创造的地球，亿万年来不知疲倦地转动，孕育了自己悄然奔流的黑色血液。黄皮肤的中国人，在太阳升起的东方首先发现了它——石油。提起石油，我们中国人有理由自豪！

公元前 250 年，战国末年，秦孝文王派李冰为蜀守，李冰率人不但营建了闻名中外的都江堰，而且在成都附近的双流一带打盐井时，意外地发现了天然气。

随后，东汉便有了有史可查的一口天然气井，并延续生产了一百多年。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详细记载了陕北延安一带发现石油的情况：“商如有洧水可燃。”被班固称之“洧水”的，后人又称为石漆、石蜡水、水油等，但都虽有名而名不正。直至公元 11 世纪，中华民族出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才妙笔生花，一锤定音：“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

九百多年，悠悠岁月如流，沈括这位

中国人的名字连同他命名的“石油”一词，一起汇入历史长河，永垂于世界石油史册。

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伟大的祖先，在世人还不知道石油为何物时，他们已经采用了先进的“顿钻”工艺，能够钻50余丈的“单井筒”了。在当时钢铁奇少的时代，我们智慧非常的先人已经未卜先知般发明了用竹筒连接二三百里穿山越岭的输油管道“笕”了。想想那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石油工业，着实辉煌于世，令全世界仰视。

八百年时光弹指而过，历史竟和我们开了一个世界级的玩笑：发现发明并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石油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几乎处于停滞的原始状态。

1878年，清政府从美国聘请两技师，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钻井队，钻成了一口120米深的井。可17年后，便把井连同整个台湾一起割让给了日本人。中国便落下一个“贫油大国”的帽子。这顶帽子，使得那些有足够石油加足马力的富国飘洋过海，敲诈掠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不得不“大动脉出血”，成千上万两黄金滔滔不绝地流入洋人的腰包，然后去换来洋油为自己骨瘦如柴的肌体“输液”。只要一想原本我们发现并创造的石油一词，忽然变做了洋油，对于我们该是什么滋味！仅从1949年以前的44年计，我们共进口洋油2800万吨，为我们自己产油的整整10倍。我们怎么不仰长天以长叹！

石油，可以使一个民族穷，也可以使一个民族富。君不见，那驼背上赤脚蒙头的伊斯兰教徒们，古兰经并没有使他脱离贫困，但当他们发现自己脚下踩着的是世界级大油田时，储量单产井都居世界榜首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腰缠万贯富得流油了，开始用这黑褐色的流质装饰宫殿和梦想。

于是，中东战争连绵不断，眼红眼热的各国大亨们各不相让，虎视眈眈盯着这块肥肉。石油，导致战争；战争，又为了石油。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历史回溯得稍微再远些。1888年，汽油发动机研制成功。20世纪初，飞机升上了天。于是，第一次长距离跨国界的世界大战拉开了战幕。战争开始，仅德国一国就生产飞机达4.5万架。战争结束，欧洲战场上所用的军事汽车已达34万辆。所有这些飞机和汽车无一不是靠石油来喂养。战争使得人们认识到，战争的胜负，石油至关重要。于是，全世界石油产量直线猛增，1915年6800千升；1920年1.09亿千升；1923年1.59亿千升……

全球突飞猛进的石油生产，给本国毫无石油资源的德国带来致命的威胁。直至1930年，德国消费的能源中，90%仍依赖煤炭，只有5%是石油。希特勒，面对岌岌可危的石油，终于发疯了，先吞并了奥地利，又侵占了罗马尼亚油田，继而向石油大国苏联进军。可以说，战争一开始，就意味着希特勒的失败。德军出动车辆60万，但只备了3个月的燃料，致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德军冲出包围只需要有60英里的燃料，却可怜巴巴只能够行驶20英里，石油就是这样的无情，埋葬了一个战争疯子称霸全球的梦想。

大战结束，小战不断，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余年来，海湾地区五次大战，无一不是石油政治而引起的石油霸权之争，从而显示军事霸权的地位而已。石油，这个地球无私奉献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一下子成了人类战争的燃点。石油，这个永恒的话题，足以令全世界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永远地研究下去。

美国著名的石油问题和国际事务专家丹尼尔·耶金在

1991年所著的《石油·金钱·权力》一书的序言中有这样精彩的一笔：“20世纪是名副其实的‘石油世纪’。然而尽管石油的故事中有着诸多冲突和复杂层次，但也往往有一种统一性，即使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同时在最近的事件中又包含着往日的回声。这是一个关于个人、关于强大的经济力量、关于技术变革、关于政治斗争、关于国际冲突以及时代变迁的故事……”

是的，丹尼尔说得没有错，这都是有关石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在不满17岁就开始听，因为那一年我从北京走到柴达木油田，一直与石油为伍。在这27年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听太阳讲着，我听月亮讲着，我听大山讲着，我听戈壁讲着……不断线的风，吹展开一幅漫长的历史画卷。最吸引我的并最令我感动的，不是由石油而引起的浩瀚苍茫的战争，而是由石油而引起的人性悲壮辉煌的闪烁。

由此，石油才迸发了魅力；由此，我想起李四光，想起王进喜，想起王进喜的话：“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想起他年仅48岁，为了这个大油田自己化作了一滴石油默默远去……

我也想起我们原来石油部的地质师黄先训，一生进延长到玉门上四川，为石油披肝沥胆。1957年，被打成右派，劳改；1966年，被打成反革命，又劳改；1980年，平反，他初衷不改，惦记的仍是石油，生前走遍全国油田唯独未到过青海，死也要到青海来，谁知未到青海身先死，死也要把自己的骨灰藏在青海，他便化作一滴石油和柴达木的油田共存……

我也想起我们柴达木第一支女子勘探队的队员张秀珍，我的北京老乡！1953年毕业于兰州培黎学校，便开始了艰

苦的勘探生涯，常年野外工作，积劳成疾，1981年年仅45岁就死去，她却死而无憾，临终前只要求她葬回柴达木，生，看着石油；死，也要看着石油……我还想象起我最为尊敬的乌孜别克族老人依沙·阿吉，老人一生跋涉在戈壁荒漠，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勘探队的向导，作为发现柴达木第一口油井的见证人，老人悟到了生命的价值是和石油连在一起的，有了石油，戈壁有了生命，他也有了生命，因此当他有了女儿时，他为女儿起名叫柴达木罕，他要把自己子子孙孙都和石油连在一起……

我由石油而想起的人很多、很多，我想起他们，心里不由得为他们，同时也为石油激动不已。他们因石油，石油也因他们而彼此辉映，光耀千秋。我想起他们，便不由得想起石油的成因，石油经历了那么漫长漫长得人类无法想象的岁月，经历了那么痛苦人类难以付出的高温、重负、磨砺，在物理和化学的一次性作用下，才演变形成今天的样子。我实在觉得他们和石油的形象、品格太相像了。这是石油经过漫长的岁月，经过历史的考验才磨练出来的形象和品格。想起他们，想起石油，我便格外庆幸自己今生能够和石油为伍，我便不后悔自己在17岁时的生命选择。和石油在一起，你就不怕埋没、不怕重负、不怕黑暗，不怕燃烧。任凭它在我的脸庞犁出了道道皱纹条条伤痕；任凭它在我的脑际掠去根根乌发而残留下圆圆的空地；任凭它扭曲了我的筋骨折弯了我的脊背……我仍然会永远感谢我们的石油！是它给人类以光明以希望以热量以熊熊燃烧的生命，是它造化了我们纯净了我们锤炼了我们提高了我们而使我们在它的流淌燃烧中得以涅槃！所以，我愿化为一滴石油，直至生命终止的那一天，也义无反顾地流向炼油厂。因为，那里是石油的归宿。

——最后也是最有作为的归宿。

1995 年 1 月写于柴达木西部

走向井架

到了柴达木，不能不看井架，我把看井架，当做朝圣一样庄严而神圣。

吉普车在沙石颠簸不平九曲迴肠的戈壁路上行驶，犹如一条小船在大海中漂泊，只有见到井架，才犹如见到了航标灯，那是人类在大海中安放的指引生命航程的标志，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标志，汽车就像开进了月球。眼前，一片浑黄的单一色调，阳光正浓浓烈烈地洒在坦露得一丝不挂的无垠的戈壁大漠上。千奇百怪的风蚀残丘雅丹，犹如神态各异的始皇兵马俑，或剽悍，或英武，或出击，或守盾，一派英勇无畏地殉葬于两千万年前逝去的大海的气魄与忠诚！

我开始胸闷、气短、恶心，所有高原反应都由这里缺氧三分之一干燥的空气直拱脑际，头疼的要爆炸。汽车屁股后面扬起一条丈八尺的狼烟，像飞机在蓝天上撒下一条白白的飘带……

这时候，我最盼的，就是早点见到井

架，那是生命的标志。

我想起，在18世纪初美国散文家霍轨斯·格里利在创办《纽约论坛报》时，曾大声疾呼一句响彻全美的口号：到西部去，年轻人！直至这位散文家61岁去世后，他的这句名言仍铭刻在多少年轻人的心里，其实，这句话很普通，之所以称其为名言，因为是他第一个呐喊出来，并由此诞生了一个在戈壁大漠上崛起的德克萨斯州。直至今日，那些到西部去的年轻人的名字仍镌刻在墓铭志上，化做大街小巷商店医院等等等等代名词。后人没有忘记这些年轻开拓者的名字，就像没有忘记“到西部去，年轻人！”的提出者霍轨斯·格里利先生一样。

我渴望见到井架，它的名字一百年一千年也不会有人忘记！

我想起，苏联的西部，那同样遥远而荒寂的西伯利亚的严寒冰霜中，身患疟疾的苏联青年英雄“保尔·柯察金”，当他终于以瘫痪和双目失明为代价，躺在莫斯科医院的病床上，用生命写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中，有他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于人只有一次，而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走保尔的路，到西部去，曾是一代苏联和中国青年所追求的。每当我看到井架，便想起保尔，想起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大元帅见到井架时惊叹地发表出绝句“如果你没有见到过林立的石油井架，那么你就‘什么也没见到过’”。

我企盼见到井架，因为见到井架就意味着“什么都见到过”……

真正走向井架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为数并不多。然而，能真正走向井架，才是真正的男人。真的，不走向井

架，你就不知道这是真理。

1955年10月初，十来条汉子迎着狂风，支起两顶帐篷，垒起一个锅台，用20天时间在柴达木修筑了亘古未有的第一条通往井架的路。

再20天后，一尊钢筋铁骨的井架首次巍然耸立于柴达木之西一个叫油泉子的地方。这是柴达木的第一座井架！

在这之前漫长的岁月里，柴达木从未矗立起高高的井架！即使多少蓝眼睛高鼻梁的英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看中了这片土地，万里迢迢关山飞渡来到这里，费尽了心血和气力，企盼着立起第一座井架，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将那第一座井架在这片浩瀚的戈壁滩上矗立起来。

是我们的父辈将这第一座井架矗立起来的！

柴达木上终于有了井架，戈壁滩上才有了灵魂，有了生命！井架，是戈壁滩上雄性的阳具，是戈壁滩上昂扬的图腾！难怪省里的民族歌舞团聚集在这里，燃起熊熊的篝火，在井架下热烈地跳起了化妆舞会！有了井架的那一天，是戈壁滩的节日！

柴达木第一位死难的工人，就殉葬于井架之下，就是在这第一座井架旁不远的地方。既使想想40年过去了，时光的风沙将这里又吹平成一片黄沙刺眼的沙漠，我不会忘记这个叫许学彪的普通工人，他是在这口井完钻后，准备拆卸这座井架搬家，搬到另一处戈壁再矗立起一座新的井架时，卸井架底座螺丝时出了事故。他完全可以不去卸那螺丝，但柴达木寸草不生，木头和戈壁滩上的水一样珍贵，他为了节省枕木，为了让枕木垫起井架高耸的胸膛，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看到戈壁滩上的井架已经整整28年，总觉得高耸的

钢铁井架有许学彪那不死的魂灵，闪烁着钢铁的青蓝色的光芒。井架，确实是男人的象征！走向井架的，死于井架的，永远只有男人！

我是28年前和来自首都的200多名中学生离开北京，走向戈壁，走向井架！那时，我们充满豪情，井架在心目中太崇高了，而铝盔则是这崇高的皇冠。在那个泛滥着激情的年代，一切都可以膨胀，但戈壁滩上的井架给予我的感情确实是实在的，如井架一样实实在在的立在我的面前，立在我的心中！

那一年，我曾戴上铝盔，穿上工靴，登上高高的井架，背靠蓝天白云，俯瞰戈壁雪山，拍了一张照片，寄给北京的父母。我开始在井架下做一名工人一做做了12年，从17岁到29岁。可以说，是井架伴我度过了整个青春时光。可以说，是井架锻炼我成为一名真正的男人！

事到如今，我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与其说是一个17岁年轻人的选择，不如说是那高高的井架命定般向一个17岁年轻人的召唤，我每日都要和井架相对无语，却可以彼此听到心底的呢喃或心潮的澎湃。

井架上的钢管曾压磨出我肩膀上一层层老茧，井喷时泥浆原油曾浸湿我的内衣包括裤头，卡瓦飞落曾砸碎我的铝盔，碰伤我的鼻梁……但我不忌恨井架。我知道，这是我的付出，也是井架的付出。井架竖立在戈壁滩上，不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栽在公园里，不是一朵芬芳浓郁娇艳的花插在花瓶里，为了给人观赏，井架是为了将那地下深层的石油汲取出来，为人类奉献光和热。是的，井架就像男人的阳具，是为了创造生命。

井架永远不是摆设。在我的眼前，每一座井架都是一面